

彻悟 生死

解思忠 著

生如夏花之绚烂

死如秋叶之静美

—— 泰戈尔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慧星之迅忽

—— 高君宇

上海三联书店



彻悟 生死

解思忠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彻悟生死 / 解思忠著.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6.10
ISBN 978-7-5426-5648-3
I. ①彻… II. ①解… III. ①死亡哲学—研究
IV. ①B0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4988 号

彻悟生死

著 者 / 解思忠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策 划 / 董保军 张天罡

特约编辑 / 于建梅

装帧设计 / 奇文云海

监 制 / 李 敏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90 千字

印 张 / 12

ISBN 978-7-5426-5648-3/B · 486

定 价: 29.80 元

前 言

我并非正是襟危坐于书斋之中刻意钻研生死之道才涉足这一领域，而是在徜徉于书海之中探求人生哲理、辗转于红尘之中体悟人生三昧之后，才发觉生与死实在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对立统一体；要研究生，就不能不研究死。古今中外，一切关于人生的高谈阔论，如果不涉及到死，或者只是闪烁其辞、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都属于“不及格”。

前
言

我于 1990 年进入中南海，1998 年离开；由于所从事的工作是教科文卫体等社会发展领域的政府管理与政策研究，业余时间便由文学创作转而研究人的素质，后来又延伸到人生哲学，自然也就涉及到生死问题。

001

在国务院工作期间，可以接触到较多社会发展领域的报刊资料，其中就包含有生死方面的内容；这些资料一直留存至今，许多已纸质发黄。在这些资料中，有原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综合调研室上世纪90年代编印的《老龄工作简讯》，还有一些文章，例如1991年2月2日《北京日报》上由该报记者刘鸿撰写的《她在安乐中离去》、1991年第9期《人与法》杂志里由毛福忠撰写的《安乐之于死亡》。

有关生死内容的图书，我一旦发现便立刻买下。其中出版时间较早的有：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五角丛书”系列中的《安乐死》（楚东平著）与《人的末日》（原名《论死亡》，[美]恩莱特著，华进等编译），以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死亡哲学》（毕治国著）。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写作出版有关人的素质与人生哲学著作；在此同时，随着研究内容的拓展与深入，笔触自然也就延伸向生死问题。

1998年出版的《观念枷锁》一书中，我曾列举了36种阻碍国民素质提高的错误观念，并分别予以剖析；其中一种错误观念就是“好死不如赖活”——这是我对生死最早的思

考与论述，当时刚年过五十。

2000年出版的《国民素质读本》一书，我将现代人必备的素质归纳为8个方面、50个子项，每项独立成篇；其中一项是“生命质量”，即生命的存在状态与实际价值；在“生命质量”这一篇中，阐述了现代人应该如何正确面对死亡。

2006年出版的《人生篆书——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精髓》一书，辑录了100句传统人生格言；尽管其中不乏诸如“人生无常”、“安时处顺”等之类与生死有关的格言，但鉴于传统人生哲学缺乏对死的直接面对与深入思考，也缺乏这方面的至理名言，我便以“后记”形式撰写了一篇题为“人生绝笔”的文章，介绍了古今中外的生死智慧。我在该篇文章的开头写道：“任何一部关于人生的著作，都不能回避死亡这个话题，否则就是不完整的；同样，衡量一个人生是否圆满，也不能无视死亡这个环节，否则也是不完整的。”

2011年刊印的《永定书院》第1期，是以《国学人生——解思忠（大隐）书院问答录》为题的个人专辑；其中提出了“人生两笔”——一笔生，一笔死；在“死——写好人生第二笔”这部分内容里，集中阐述了应该如何正确面对死亡。

上述关于生死的论述，前后历时10多年，且散见于几种

出版物与内部刊物，内容不全面，也欠深入。本书的写作，既是一次系统的再学习与再思考，同时也填补了在自己已有著作中关于生死问题研究的空白。

目 录

前 言 / 001

- 一、“记住你即将死去”——古希腊特拉普修道院的问候语 / 001
- 二、“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千年长叹 / 011
- 三、“生死根本”与“齐生死”——佛道两家的生死观 / 016
- 四、“只知道‘生’不管‘死’”——梁遇春笔下国民的“人死观” / 020
- 五、“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对死亡的恐惧”——古罗马哲学家爱比克泰德 / 029
- 六、“一个人如果负担太重的话，死是最好的解脱”——毛主席语录 / 038
- 七、“寿则多辱”——《庄子》引尧帝所言 / 043
- 八、“我是赖活着不如快死啊”——一位久病卧床老人的心声 / 050
- 九、“好生易得，好死难求”——谚语 / 056
- 十、安宁死 / 064
 - (一) 何谓“安宁死” / 064
 - (二) 台湾地区的“安宁缓和医疗” / 071
 - (三) 大陆开始流行“生前预嘱” / 075

附录一 生前预嘱——我的五个愿望（文本） / 084

附录二 七十预嘱 / 094

（四）“不赌为赢” / 097

十一、安乐死 / 100

（一）何谓“安乐死” / 100

（二）安乐死在国外 / 103

（三）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两次安乐死“悲剧” / 110

（四）一场长达数年的讨论 / 120

（五）“可以做，但不可以说”——一位学者的坦言 / 125

（六）一位助人解脱的白衣天使 / 130

十二、自安死 / 136

（一）何谓“自安死” / 136

（二）自安死的哲学解读 / 140

（三）自安死的现状 / 145

（四）一位自我解脱的白衣天使 / 148

十三、关于“人工冬眠”的最新报道 / 152

十四、“时时可死，步步求生” / 161

十五、“生不负人，死不烦人” / 168

后 记 / 172

一、“记住你即将死去”

——古希腊特拉普修道院的问候语

在古希腊的特拉普修道院里，人们见面时相互之间的问候语居然是“记住你即将死去”。

“记住你即将死去”这句问候语曾被德国当代哲学家云格尔在《死论》一书中引用过；此书由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出版，译者林克。云格尔在书中写道：“死不是被理解为一般的认识对象或最重要的认识对象，而是被理解为一切认识的根本对象。‘记住你将死去’与‘认识你自己’的同一性说明，每一认识都旨在认识自己将要死去及必然死去。”

“记住你即将死去”这句问候语还被当今驰名全球的发明家、企业家——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

引用过。

作为一个受当代年轻人崇拜的偶像，乔布斯 2005 年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面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曾做过一场演讲。他没有大谈自己艰苦创业的历程，也没有大谈智能移动设备发展的前景，而是以《记住你即将死去》为题，畅谈了自己对生死的认知与感想。他的演讲中有这样一段话——

“记住你即将死去”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箴言。它帮我指明了生命中重要的选择。因为所有的荣誉与骄傲，难堪与恐惧，在死亡面前都会消失。我看到的是留下的真正重要的东西。当你担心你将失去某些东西时，“记住你即将死去”是最好的解药。如你能够清空一切，你没有理由不去追随你心。

“记住你即将死去”这句古希腊特拉普修道院的问候语，到古罗马时期已成为哲学界的共识。有一位名叫琉善的哲学家在公元初年就告诫人们：“你们不会永远活在世上。世上所有贵重的东西，没有一件是永存的。死的时候谁也

不能带走什么，必须赤身裸体地离去，房屋、土地和金钱都必须不断地更换主人，归别人所有”；所以，“要在过日子的时候，一只眼睛盯着死亡”。另一位古罗马时期的哲学家西塞罗则说得更加透彻——“一个哲学家的全部生活乃是冥思他的死亡”。

“记住你即将死去”这句问候语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一直贯穿西方文明，绵延至今。当代英国哲学家汤因比也曾说过相同意思的话：“世上有许多事情是我们无法预知的，但有一件事我们却清楚知道一定会发生，那就是‘死亡’。聪明人会好好预备，愚蠢人则只知道逃避。”

正如我在本书“题记”里辑录的几句西方哲学家关于生死的论述，西方文化非但不回避“死”，提醒人们“记住你即将死去”，而且还倡言“哲学就是学死”——这已不再是个别人的观点，而是学界的共识。

要真正理解“哲学就是学死”，得追溯到哲学的本源去认识。哲学是人创立的认识科学，没有人也就没有哲学；而人又是要死的，人如不死，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我们不妨做这样的假设——人要是不死会怎么样；其结果，势必会从根本上动摇，甚至颠覆现有的各种观念，乃至整

个哲学的基础。正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在《死亡论》一书篇首里开宗明义所指出的：“死亡是给予哲学灵感的守护神和它的美神，苏格拉底所以说哲学的定义是‘死亡的准备’，即是为此。诚然，如果没有死亡的问题，恐怕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

要真正理解“哲学就是学死”，还得追溯到哲学的功能去认识。在我记忆中的教科书里，哲学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总和，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其实，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帮助人们认识自己，正如18世纪法国哲学家卢梭在他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一书中所说的——

我见过许多言谈远比我更博学的人物。但是，他们的哲学简直可以说跟他们本人是无缘的。为了显示出比别人更有学问，他们研究宇宙，了解它的排列，就像他们会去研究他们偶尔发现的某种机器那样，纯属好奇。他们研究人生，是为了高谈阔论，而不是为了认识自我；他们致力于教育别人，却从不启迪自己的内心；他们当中好些人只是为了著书，不管什么样的书，只要写出来受欢迎就行……至于我，只要我

去学习，就是为了认识自己，而不是为了教育别人；我一贯认为，在教别人之前，首先要充分认识自己。

这里所说的“认识自己”，其实就是“记住你即将死去”，正如前面曾引用过德国当代哲学家云格尔在《死论》一书中所指出的——“‘记住你将死去’与‘认识你自己’的同一性说明，每一认识都旨在认识自己将要死去及必然死去。”

正由于哲学最终所关注的乃是人生的基本道理——应该怎样活着，所以，它并非是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深不可测、高不可攀。人们之所以会觉得哲学深不可测、高不可攀，是因为它根本就不在“深处”，也不在“高处”，而就在我们的身边；如果一味往“深处”、“高处”去寻觅，无异于缘木求鱼。

为了面对人生的有限存在，从积极的意义上把握人生，当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又提出了“向死而生”（Being-towards-death），意思是人生是走向死亡的存在，是能够自觉到死的存在。

其实，一切关于人生的思考，都是“向死而生”的思考；只有理解死，才能理解生。人生如旅，尽头都是悬崖，最后

的结局也都是死亡。如果不从这一点出发，而一味地高谈阔论人生，到最后才意识到——啊，原来人都是要死的呀！再把以前说的审视一遍，这才发现必须要做根本的修正。只有念念不忘人生是有限的存在，无论是天才还是白痴，到头来都逃脱不了这个结局，才会在无奈悲凉之中获得某种顿悟，才会做一个清醒的生者。

“向死而生”的生命解读，实际上也隐含了“哲学就是学死”的命题，以及不负此生、视死如归的积极态度，不失为一种大彻大悟的真知灼见。只有大胆地面对死亡，才能保持彻底的清醒，让人生变得更加美好——就像这位哲学家所说的“人，应该诗意地栖居”一样。

近年来畅销一时的《相约星期二》一书中，美国社会学教授莫里在临终前对他的学生米奇说：“一旦你学会了怎样去死，你也就学会了怎样去生”——人人梦寐以求的“好生”，必须包括“好死”；这是因为死亡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作为一个过程是人生的一部分，对死亡的思考就是对人生的终极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与人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在于如何对待死亡——一个人如何对待死亡，就会选择如何对待生活。

与西方哲学血脉相连的基督教也从不避讳死的话题，“记住你即将死去”之所以能成为古希腊特拉普修道院的问候语便是佐证。《圣经》自始至终都在讨论关于“死”的话题；其中第一卷书《创世记》即记述了死的由来，之后在许多地方都提到了“死”，直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为“死”做出了最终的解答。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督教的宗旨正是要解决关于“死”的问题；因此，基督徒非但不避讳死亡，反倒以积极的心态正视死亡，正如法国当代著名作家莫洛亚在《生活的艺术》中所说：“基督教哲学家并不畏惧死亡，因为对于他来说，死亡不过是一条通道，他知道在通道的另一头，他可以重新见到他所爱的人，而且他将享受一种比尘世生活美好无数倍的生活。”

除哲学界和宗教界外，生死问题在西方还受到文学、艺术、医学、伦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特别关注，并于20世纪形成了一门新的边缘学科——“死亡学”。

死亡学的概念是俄国科学家艾列梅奇尼可夫1903年提出的，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死亡学的研究与普及方兴未艾，已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专业的出版刊物。伴随着死亡学研究的兴起，各种形式的死亡教育在西方一些国家也

正在迅速兴起。

在美国，不仅成立有“死亡教育学会”和“国际死亡研究所”，出版有《生死学》、《死》等书刊，而且从大中小学到为社会成员举办的讲座中，都有死亡教育的内容。美国规定对中小學生要进行死亡教育，使他们从小能对死亡持一个科学的态度，从而避免对死亡产生恐惧心理，以及对亲人的死亡过度悲伤。美国波士顿还专门为儿童开设了一家“死亡博物馆”，旨在让儿童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美国中小学生的长辈去世后，校长和班级指导老师都要去参加葬礼；在葬礼上，他们手持鲜花，轻声劝慰学生节哀，记住已故亲人的遗训。

日本在大量引进美国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出版了不少专门论述死亡的书刊；其中《学习快要死亡的经验》、《生与死的思考》和《死前的准备教育》等图书，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上智大学每星期开设一次“死亡哲学课”，每年组织一次以普通市民为对象的“思考生与死的学术讨论会”，聘请晚期癌症患者登台演讲如何面对死亡。

法国成立了总统委员会来专门处理有关生与死的社会控制问题，前总统密特朗还亲任由 36 名哲学、宗教学、伦理学、